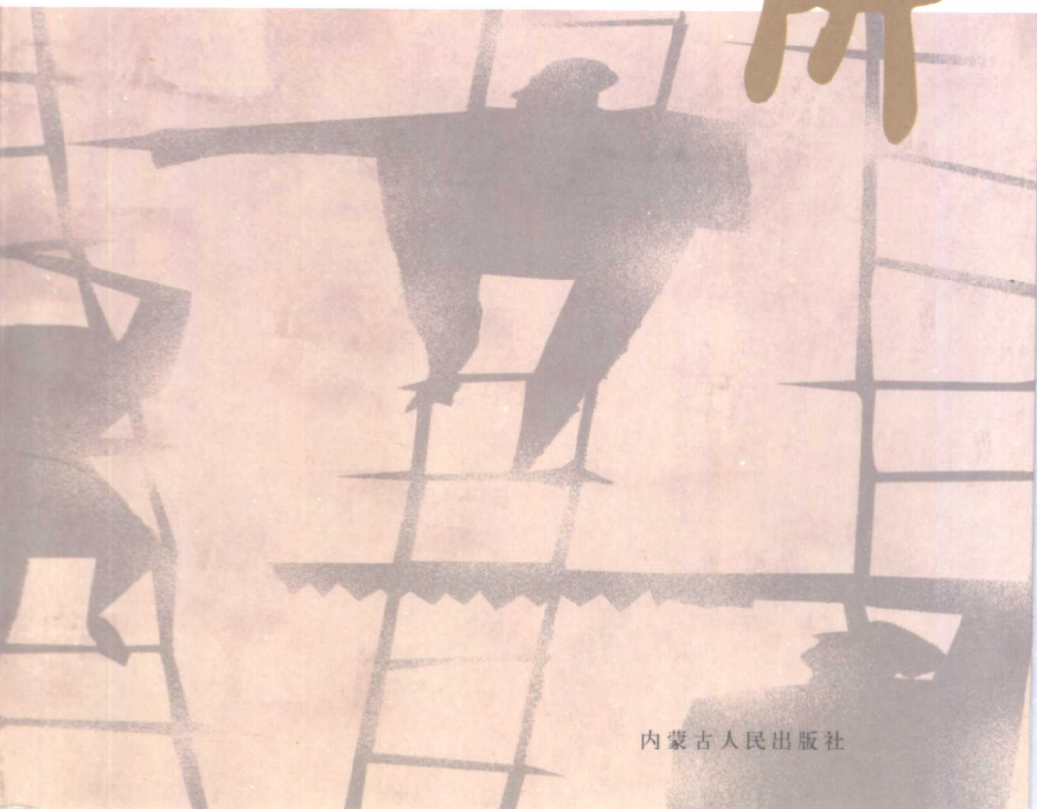


小长篇社会写实作品集Ⅲ

陷阱

曹征路等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48131

陷阱

曹征路等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长篇社会写实作品集/潘相臣主编. —呼和浩特: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2. 10

ISBN 7-204-06622-7

I. 小… II. 潘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
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8289 号

责任编辑 常青

小长篇社会写实作品集

潘相臣 主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河北省三河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 43 字数: 978 千

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 000 册

ISBN 7-204-06622-7/I·1168 定价: 70.80 元 (全三册)

人生道路是多难的，尤其仕途人生。官场中人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落入贪官的圈套。

——题记

☆曹征路

陷 阱

第 一 章

宣布实行“两规”的时候，他轻轻嗯了一声，心里是有被蛰了一口的感觉，说一点没有那不是事实。这就像在某个场合秘书不恰当地催他吃药，或者说夫人来电话一样。但他表情镇定，一点也不惊慌，根本不像电影上演的。那个中纪委的人念完决定，就把两只眼定定地放在他脸上，等待他的反应。好像等待一次爆破，一个亮相，他咆哮如雷或者瘫软在地，把屎尿拉在裤裆里。他们总是这样想的，肯定是这样的。然而他没有，什么动作也没有。

这很对不起观众。但确实不是故意的。

“三讲”都讲过了，上面也来验收了，他的发言印成了材料，有几句话还登在报纸上。夸他“态度诚恳，反思深刻，措施得力”。

谁能想到还有这一出。

从他的座位望出去，透过落地窗，可以清楚看见对面富豪大酒店的楼顶。这幢二十四层的巨厦就在他脚下。此刻楼顶有两个青年人，好象是酒店的保安，一男一女，搂在一起。那男的一只

手正向纵深挺进，像剥大蒜头那样一层一层探进去。而女的身体蛇一样扭动缠绕着，嘴撅起来像一只小鸟。这情形确实很少见很精彩，从窗子看出去，就像演着一部没有声音的电视剧。这些天天一直阴着，阳光难得一现，这么灿烂的阳光底下，这种动作有点激动人心。

连他们都懂得，这种地方其实最安全了，离太阳很近，越近越安全。除了上帝谁也不会看见。人在仰望的时候身子先就矮了，谁还能想到二十四层楼的楼顶此刻会有什么浪漫镜头。他看见了纯属偶然。整个政府大楼只有他这一间办公室高过富豪大酒店，而且他平时也不大回办公室。

他的嘴角抽了一下，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。这个小动作被那个人捕捉到了，那人疑惑地回过头去看一眼，也笑了，笑得肩头麻花一样扭起来。但转过脸来却是愤怒得不行，也许他们以为受到愚弄了吧。

当然，现在还不能把他怎么样，现在他还是“肖建国同志”。

这是一个懒洋洋的中午，他接到通知，让他回来接待一个什么代表团。

这是2000年3月10日，是他的“黑色星期五”。

他赶紧低下头，问，我可以带点东西吗？

换洗衣服可以。

总要带本书、笔记本什么的吧？

会有人替你准备的。冷得像块铁。

案头上放着一摞当天的报纸。报纸头条新闻正是自己关于严厉打击走私犯罪的动员讲话。他讲话的彩色照片被记者抓得特别生动：脸部扭曲，厉言遽色，斩钉截铁，手掌像马刀一样朝下狠

狠一劈。

这完全是一个巧合。

只是他们手上也有一份《特区报》，他们肯定也看到了这条新闻。所以他们的愤怒就显得特别古怪也特别真实。

走出电梯，还有好几个人上来打招呼。他点点头，没有表情，和平常一样。平常他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。平常也总有一些人围在他身边，有事没事都是这样。好像他随时都有危险，这些人随时都准备冲出来献身，替他挡住冷丁射过来的枪弹。他烦起来也不免要把他们臭骂一顿，但过后还是一样。这是没办法的事，就像铁屑离不开磁铁。人群也是以磁场划分的。

当然在某个特定时段，他们还是识趣的。他们会像轻烟一样消失，下一次又轻烟一样聚拢，把他包围在一片温暖热烈之中。

现在他终于轻松了，身边又换了一群人。而且再没有下一次了。

他们坐的是一辆黑色的“子弹头”，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本市的车。他的车就在不远处泊着，橘红色，车尾很高，像一只傲慢的大公鸡，在阳光底下撅着屁股。他不知道要到哪去，他也懒得去想，想了也没用。

这几个人很不客气，一上车就把他夹在中间。而且他们一上车就好像突然放松了，高声大气地，还带着脏字，一点不像北京大机关来的。他们沿滨海大道走，一边欣赏赞叹一边还说：妈的修得这么好。操！

滨海大道是他的杰作之一，不记得是第几个“十件实事”了，总之都是从他手上过的。以往有领导来，都是他陪着参观。领导说，不错嘛，有发展眼光。他就笑笑而已，并不多话。谁都

明白，领导夸这座城市，就是在夸他。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。说多了反而显得浅。可是这会儿，他就特别想说，特别想告诉他们，这条路是自己主持的，总造价是多少，设计者是谁，每一个独特的设施是怎样构思的，为什么要搞隔音墙，为什么红树林怕噪音，为什么红树林是胎生植物，为什么，为什么。

因为干一行才知道一行，因为干这一行才会爱这一行，因为这里头太复杂太微妙太狡猾太有趣了，因为这里面有经验有哲理有智慧也有他妈的钱，因为现在哪怕做成一件小事都是那样地不容易！

然而他们不给他机会。他们只会高谈阔论，说些不着边际的外行话。瞧这车开的。瞧这他妈的路。听说了吗？连沥青都是进口的。

坐司机旁边的老头，好像是负责的，姓王，一口京腔，吃惊地回过头来问：是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

没人能回答，他只好答：有。

他心想，你们不也觉着舒服吗？

都不吭了。一时间全是轮胎发出的沙沙声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后座的一个小伙子突然高声道：还不是为了拿回扣？还是港币！

又都笑起来。

他回头看看，小伙子脖子涨得跟脸差不多粗。

小伙子说，看什么看？我说的不对？他拿一张报纸拍拍：凡是走私猖獗的地方，必然腐败严重干部队伍不纯。这话是你说的吧？

他愣着，想不起这话什么时候说的。难道这话不对？他讲的话都是秘书写好的，都经过秀才琢磨的，既然登在报纸上就不可

能不对，否则要报纸干什么？否则我们花钱养这些人干什么？再说这讲话和进口沥青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就叫吃回扣拿港币？

后来想想他才转过筋来，小伙子并非专指什么问题，他只是让你明白现在的身份。你们是审查与被审查的关系，你不能有自己的看法，甚至不相干的话题也不能平等讨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接受呵斥，忍受指责，甚至想讨好都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了。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什么副市长了，你是一个犯罪嫌疑人，你必须按照他们的思路回答问题，按他们的要求做这做那。你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表情漠然的小姐。

他们吃了红灯。

过了这个道口，就是边检站了。然后就是高速公路，然后高速公路不知会把他带到哪儿去。想到这一点，他陡然有点恐慌，好像到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处境。他开始东张西望。

这个红灯怎么这么长？怎么设计的？那个老王有些不耐烦。

他不想再回答他们。回答什么其实都没有意义。他们只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。在沥青里加上一种新发明的化工原料就可以让路面寿命提高十倍，这个发明头几年就知道了，可国内厂家谁也不愿做这件事，因为这会砸掉很多饭碗。他就不这样干，他宁愿花高价去进口，也不愿养人。这道理你跟他们说得通吗？

这条横马路是通向口岸的，为了疏通这里等待过关的货柜车，他想了多少点子？他在这里卡着米表反复测算了好几个夜晚，连交通研究所的人都喊吃不消了。有一次淋了雨，还差点搞上肺炎。后来就下决心在这里搞立交，设计方案都出了好几套。要搞就要搞得像样，但搞大了又涉及拆迁和预算，又涉及财政和招标……他们哪懂这些？他们只知道你搞项目就是为了搞钱。搞

钱就是为了贪污。就好像他是个菜贩子，每一筐菜都不能赔本。有这么初级阶段的吗？那他也不叫肖建国了。

一个城市谁最爱它？肯定是说话算数并且为它操心的那个人。说人民的城市人民爱，那是宣传。只有小学生相信。老百姓想的是柴米油盐，是自身的饭碗，爱的是房子妻子儿子，因为在这个范围内他们有权决定。他们说爱这座城市，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里。一个说话屁用不管的人，怎么可能比当家的还爱呢？说领导都喜欢搞项目抓工程，那倒是千真万确。因为只有当领导的，才会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，用心地打扮它拾掇它爱护它。因为这里的每一点改变你都要付出心血付出辛劳，因为它就是你的。

这种感情很多人都不明白。要想致富快，就把大楼盖，好像搞工程就是为了贪污。这话也不错，只是没说到点子上。搞工程确实有好处，有形象有油水，但都不是主要的。主要的是，这是一种感情，是对你自己生命的一种热爱。你建的每一条路每一座桥每一栋高楼，水、电、煤气管线的每一个走向都和你的生命联系在一起，它们就像你身上的血管筋络一样证明你的存在，记录下每一个日子。

有一张报纸上说，肖市长抓工程质量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：在广电大楼的门庭里，记者亲眼见到肖市长用手掌抚摸大理石的每一条接缝，检查施工质量。工人们说，他甚至对厕所便器的安装，垃圾箱的摆放都有明确要求。他们还说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肖市长突然就来了，所以一点不敢马虎。有这样的市长抓工程，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

这真不是吹的，他确实有这个嗜好。平常没事，他最喜欢去

的地方就是工地，摸着这些新装修的建筑，手上的感觉就像妈妈摸着新生儿粉嘟嘟滑嫩嫩的屁股蛋儿，那种兴奋，那种满足，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。

他们哪懂啊。

上高速之前，他们突然喊饿，要吃饭，车就拐到边检站广场前面的小饭店去。

他有点发愣，说，我不吃饭。

那老王说，你不吃我们要吃，我们早晨四点就出发了，不吃飯哪行？

那小伙子说，你要是不好意思，可以替我们买单。

现在 he 知道了，小伙子姓高，警官大学毕业的，刚参加工作不久，难怪这么毛糙。小伙子说，你不是钱多吗？

他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带钱啊，我身上从来不带钱的。

他们就笑：放心吧，没人愿意吃你的，脏。

那老王把眉头皱得很深刻，摇头说，身上不带钱，还能是个光荣吗？

他说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真不想吃。

他们就发火了，不吃就看我们吃！

这样他就没办法了，现在 he 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他只好下车，在这个看都不想看一眼的地方坐下来。

不过还好，这家饭店已经换了主人，桌椅也不是从前那种塑料的。饭店的生意好像不错，重新装修过，还扩大一点面积。饭桌上也没有以前那种油腻腻的汤水。他真想不出，她怎么能跑到这种地方来跟人家见面。

几年前，他在这个地方差点跟人打过一架。为了吃何娴的醋。

这样的事说给谁谁都不会相信的。市长大佬吃醋，可真是这样。当时如果有枪，那香港小胡子的骨灰怕都找不见了。他操起椅子砸过去，椅子从小胡子头上飞过，弹在墙上，又钻出玻璃窗，椅子背当时就开裂了。他不知自己竟有这样大力气，塑料椅怎么这样不经摔。

后来有几个老总知道了这件事，有要拆掉这家饭店的，有要摆平小胡子的，还有要惩治何娴的，都被他的一声不吭给挡了。他脸黑下来是很吓人的。

那是一个转折点。

其实他心里何尝不清楚，那些老总不过是想讨个好，他们并不欣赏他的痴情他的失态，尽管嘴上那么说说。肖市长真是重情重义啊，肖市长真是个好人的，是条好汉！其实他们心里头都在暗暗发笑，肯定是这样的。他们会觉得这很滑稽，为一个女人。在哪没有女人啊？在特区，缺水缺电缺钞票，就是不缺女人。何况是这么一个不识做的女人。

而他真的是很重视何娴。这很奇怪，但没有办法。何娴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都能影响他的情绪。有一次何娴病了，两天没吃饭，搞得他开会都坐不住。轮到他发言时，竟把头天在另一个会议上的发言稿拿出来念，出了个大洋相。

后来有个局级干部还跟他开玩笑，问他是不是拿错提包了。他也痛痛快快把脸黑下来，把话说到位：你干脆讲我进错房间就是了。

何娴也不是不识做，只是她天生地和别的女人不一样。

何娴是那样一种女人，她的快乐她的年轻随时可以让你分享，可她的烦恼她的心思从来都不挂在脸上。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，甚至可以说每次都很温情。她是个温顺的女子，说话慢慢的，动作轻轻的，从来只有答应声音。她对人照顾体贴是让你从心里感觉到的。她像是一朵云，轻柔绵长，若即若离，不觉着心就化了。她从来没提过什么过高的要求，儿子要上个好学校，这还能算是要求吗？

他们来往五年，每次都是他打电话过去，他说晚上有时间何娴就说好的呀。他说晚上没时间何娴也说好的呀。要是他半夜里突然过去，不管多晚，她也要爬起来为他煲上一锅好汤。广东人都相信汤是个好东西，药补不如食补，生的熟的，乌参枸杞，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每个季节都有说头，每种汤都有讲究。他并不相信这个，只是因为何娴高兴。看着他顺从地津津有味地喝着那些中药，何娴的那种兴奋，那种快活，不是能用嘴巴说出来的。

何娴有他的号码，办公室的手机的都有，可用心回想，五年里她只主动用过两三次，还都是单位里临时加班，不能等他了。五年里她竟然没有主动约过他。他明白，这正是她的不同凡响之处。不是她不想，而是怕给他带来压力带来麻烦。她说，你是领导呀，你要注意影响呀，让人家知道了多不好。

每次逢年过节，何娴都提前说，你回家去吧，和家里人在一起过节。这样好一些，别人看起来也好一些。放心吧，我没事，真的，我习惯了。啊？

这样的女人不识做吗？

他不是傻子，他知道一个三十岁单身女人的渴望。换上别

人，早就吵着闹着要结婚要名分了。何娴能做到这一点，他知道意味着什么。

有好几次，在外地开会，半夜把电话打过去，电话铃只响一下她就接了。他说，还没睡呀？那头就哽住了，嘴上还说没事没事，我睡不着，一会儿困了就睡。然后，就问他晚饭吃了什么，是不是又喝多了，让他一定要洗个热水澡。

然后，就是自己心里发紧，鼻子发酸。他一遍一遍在心里说，对不起呀何娴，真是对不起呀，到现在都不能把你娶过来！

然而说出来是没有意思的，何娴也不让他说。离婚结婚是最脆弱的话题。何娴说这不是一个愿不愿意的问题。果子熟了，它自然会掉下来。在何娴看来，他肖建国之所以还没有动作，就是因为条件不成熟。她相信肖建国是愿意的，所以她宁愿延长等待的时间。如果说出来就等于互相折磨。

何娴是把他当神一样供着的，有多少次，她趴在他身上说，你什么时候不要我了，我都不会怨你。

她说，你知道牺牲是什么意思吗？

他说那我还能不知道，牺牲就是随时随地准备死嘛。

她就嘻嘻笑，说牺牲不是一个动词，牺牲是一个名词。

他摆出一副冲锋的架式问，准备死，怎么能是名词？

她笑了，笑得有点古怪：牺牲就是供奉神佛的礼品嘛，贡品不是名词？

当时他一下就晕了，浑身过了电一样。他明白这话的意思，也明白这话的份量。他没答腔，也没法回答，只觉着有这样一个女人，是自己的福分。为这样一个女人做什么都值得，不管是名词还是动词。

可是，可是这样一个女人竟然背叛他了！

她是说过，她说有人给她介绍对象。他当然不相信这时候她能接受什么对象，以为她是闹着玩的，也没往心里去。

那次带她去西藏，飞机在雪原上盘旋的时候，他看见她忽然流泪了。他替她擦了泪，说你们广东人没见过雪，也没见过高原，所以才会这样激动。

何娴摇头。

他又说，我就不会像你那么少见多怪。

何娴又摇头。

他问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

何娴还是摇头，摇着，就一头扎在他怀里哭了。

后来，她才说出来，她说不好意思啊，当时我突然产生一个不好的念头，我希望飞机失事。就在那个地方，一头栽下去，然后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飞机上还有这么多人呢，还有你。

他笑，他说飞机失事倒是一种最幸福的死亡方法，什么痛苦都没有，一刹那就没有了。

她躺在他怀里，眼睛直着，自言自语着：那多好啊，圣洁，白净，美丽。

他说，又犯傻了。

就是那次。对，就是那次。以后一切都改变了。

开头有人提醒他还不相信。

他们知道他是不会相信，也不会追问的，他们说得很小心，但意思明确。

后来，他们就带他到这个小饭店来。

这次他亲眼看见了，他还能不信吗？他希望能听到解释，哪怕说声对不起也好，可她就是不吭。他问那个小胡子是干什么的，小胡子也不答应，他就抄起椅子砸了过去。

那天在小饭店里，何娴始终没吐一个字，只是簌簌发抖。抖得让人心疼。

他离开时，在反光镜里，他看见她眼里有一包泪，旋着旋着才滚下来。车上立交了，还一直是那个姿势。那个姿势就一直在他心里存着。

那确实是一个转折点。

那以后真的是放开了。他想开了。他们安排过很多次活动，香港、澳门、广州、北京，每次都有新的介绍。都说是本科生，硕士生。还有一个是在读的博士，说是专门研究昆虫繁殖的。他不明白昆虫繁殖让博士来研究干吗，可明白小姐都放得开他就没什么放不开的了。

然而要忘记何娴是不可能的。

到现在他也不明白何娴，为什么要那么干？为个什么呢？

吃过午饭他们个个昏昏欲睡，夹着他的两个年轻人早就顶不住了，一左一右地摇晃。倒是他腰板挺直，顶梁柱似的给他们依靠。只有前头的老王保持清醒。老王碰了碰他，递过一张纸巾，说，擦擦吧。

他一惊，这才明白自己是流泪了。

老王说，难过了？难过了就好好反省。有什么话回头再说。争取早日解脱。

他擤着鼻涕说：嗯，嗯！

他想，这个老王是透过反光镜观察他的。

反省？是的，是到反省的时候了。解脱是骗人的，在你鼻尖上吊颗糖罢了。这道理明摆着，他有什么权力让你解脱？他只能让你反省，用解脱诱导你反省。从来都是这样的。从前自己办案时也是这样，都是这一套。

如果真有解脱的那一天，肯定有好多领导抢着来宣布，来跟你握手，向你表示他不知情或者表示他早就有看法了。决不会像现在这样。这也太冷清了。

老王能是个什么干部？至多也就地局级吧。如果是省部级，可能就不是这样一种架式，可能会带专车，甚至带武警。可现在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出大门时还显得有些慌张，直到车发动了才松了一口气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底气不足。

当然也不可能是假的，那就成绑架了。签字时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中纪委和省检察院的文件，当时好像市纪委和办公厅的人也来了，只不过是在门外站着。都是熟人，他们是不好意思面对，也许还有点吃惊，有点害怕。

他的秘书，一个大小伙子，脸色惨白贴在墙上发抖，脚下湿了一片。

确实太突然了。

问题是，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是市委？还是省委？或者是条条上的？这才是最要紧的。必须尽快搞清楚。

然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必须面对。对手就是这个老王。

第 二 章

王启明原本是不想下来的。有很多很多的理由都可以赖着不走。五十岁的人了，真要耍赖皮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也不是舍